

January 1931

## 陳蘭甫先生禮遺稿

Lanfu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禮(1931)。陳蘭甫先生禮遺稿。《嶺南學報》，2(3)，174-214。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3/13](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3/13)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陳蘭甫先生遺稿

番禺陳東塾(蘭甫)先生，爲近百年間大師，海內外學子，蓋無不耳其名矣！其生平言行，有先生自述，(刻東塾讀書記卷首)有清代國史儒林傳，(刻東塾集卷首)有東塾集。凡與東塾有師友之淵源，或得遺編之流布者，蓋無不生高山景行之思矣！其遺著犖犖大者：專門之學：則有若切韻考切韻考外篇，有若聲律通考，有若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所編先儒粹語：則有若漢儒通義，有若朱子語類日鈔。至其論學之書，「微言大義」所在，萃數十年精力而爲之者，則東塾讀書記是也。先生各書風行海內，沾溉儒林，其聞風興起，傳習不怠者，固大有人矣！雖然：先生著述，其已成者，閱意眇指，後學或難猝曉。其未成者，又令人展觀目錄，凜然遐想，恨天不假年，以遂其名山之大業焉。聞者稔知東莞鄧氏，有先生遺稿鈔本六百餘小冊，壽昌因與容君肇祖獻議於嶺南大學鍾校長榮光，請其購入圖書館，以廣文獻之傳。以爲此遺稿一可以觀先賢治學之方法，一可以整理而得若干種之遺書。鍾校長欣然樂從，以六百金購得之。於是此六百餘小冊之東塾遺稿由東莞鄧氏私家之寶藏，移而爲嶺南大學圖書館之公有物矣。書來，壽昌於課暇朝夕披覽，竊恨幼居鄉僻，不得早瞻先生風采，登堂奉手受業。猶幸長出省會，從先師番禺梁節庵先生游，獲聞先生緒論之一二。於先生遺著，得吾師指導，亦嘗粗涉其藩籬。數十年來，夙夜兢兢，未敢失墜，賦質愚魯，蹉跎歲月，百無一成。今乃獲讀遺稿，使已成之書，以餘稿比對，而略可推見其用意。未成之書，有此豐富之篇目，詞稽排比，似猶有規摹端緒之可尋。蓋又未嘗不鼓舞慰欣，而認爲天賜之良緣也！遺稿各本卷端標識，有默記學思自記學思錄序目

雜論學術及經史子集種種名目。其中所記，除讀書日課，生平志事，親友交游情感外，十之九爲讀書記已成之餘稿及未成之草稿，已由南大教授陳受頤博士檢校默記學思自記學思錄序目雜論學術各種付印於嶺南學報第二卷第二期，以供本校同人及海內外學子之研究矣。陳君爲東塾後起之秀，學有淵源，識解通博，整理遺稿，實爲最宜。適陳君膺北京大學之聘，告假離校，稿本繁多，不便遠携，壽昌以曾與私淑之末，重以陳君敦屬，不揣冒昧，繼續研究，擬將研究所得，由嶺南學報分期登載。學海揚塵，百家鼎沸，蒼黃變色，東西易位。有能讀東塾之書，爲東塾之學者乎？其諸東塾先生所謂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歟！其諸濟濟衿纓，得此南鍼，航大海涉風濤而不置歟！編輯例如下：

- (一)遺稿各條，多屬讀書記之文，其有非讀書記者，皆與讀書記有關，故所編各條，以讀書記爲中心。
- (二)讀書記初名學思錄繼名論學最後定名爲東塾讀書記（觀本報第二卷第二期第一六五頁第一七三頁自明），凡遺稿各條，所稱學思錄即讀書記（說明之文，概稱讀書記）。
- (三)陳受頤博士所校印於本報第二卷第二期之各條，東塾先生生平志事，讀書課程，著書綱目，皆在其中。欲治東塾之學者，必須問津於此。本期所登各條，多與彼期有關，不暇一一註明，宜比對觀之。
- (四)本期所登各條，乃自遺稿各本中，分投采輯而出，與前期所登之稿，聚於默記學思自記學思錄序目雜論學術數册子中，可依照原次者不同。故僭爲分類，每類各以數字括其要旨，以便檢閱。
- (五)遺稿中各條，十之九可分屬讀書記一卷至二十五卷已成及未成

之各目。本期所編，除一部仍有自默記論學學思錄各册采錄外，（與前期重複者不錄）多錄自本朝及通論兩目之稿。蓋讀書記擬以此各條，為該兩目之稿也。（據此觀之，則通論一卷，蓋多論古今學術之公共變遷得失，非分屬於一朝代者，及化學之方法也。）今茲編輯目的，擬求先生所言各條之用意以為治東學全書之樞紐。已非國朝及通論兩目完全之稿，故暫行另分類標名。

(六)分類最難，分類之定名尤難，往往一條之文，涵數類性質，重複與分裂，既皆有不便，（漢志有「複出」之例，今難仿行，）強為定名，又多顯此失彼之病。今茲所擬，雖竭愚鈍，難免疵瑕。大雅君子，諒其鄙戇，庶賢無所用心云爾！（先生朱子語類日鈔，分卷而不分類，其排列先後，意義相承，節目明顯。漢儒通義，雖分類，而皆為大綱之類，其所定名，亦為大綱之名，故無以上諸病，今擬仿效，勢有未能，望古遙集，徒增悖想！）

(七)類與類及每類中各條排列之先後，使意義相承相發，亦為編書應注意之一事。今倉卒權攷，尙多未審。觀者注重原文，略其編次，庶免愆尤，增我慚慙！

(八)每類所擬之名，或不能盡每類中各條之義。觀者若憑名推義，思想常受束縛。請各就每條原文，以精密及活動眼光分析之。

(九)先生所編漢儒通義朱子語類日鈔，皆不下一字說明，使閱者專就原文研究，思想既不受束縛，印象亦易於深入，此為編書最古之良法。今取便一般觀覽，略為說其宗旨，析其意義，於先生之意，恐或多所未當。觀者既明瞭原文，此等說明，可以參臆視之。

(十)說明之文，閒或用近日普通習用之名詞。(即尋常所謂新名詞)

此等名詞。於原書或嫌不類。意取易於明曉，無法避免，非競新奇，用獵時譽。

(十一)說明之文，概低格另行。閒有列原文內者，則以方括弧「」爲

標識。其有圓括弧()在原文內者，乃原文本有之注。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楊壽昌謹識於廣州嶺南大學之爪哇堂。

(1)求微言大義

困學紀聞第一卷說易卷末全謝山箋云：「深甯此卷中，有無當於「大義」者，則置之可耳」余爲學思錄，凡無當大義者皆刪，固不敢與古人比其淵博，亦無取乎淵博也，且博學非引書多之謂也。

壽昌謹案：讀書記第一卷首孝經，其第一條云：「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禮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此一面示人以孝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一面又示人以道必有根源六藝必有總會：一面又提出微言大義，以明讀書記著書要旨，所重者在此也。此讀書記開宗明義之深旨也。明此可以知上列第一條之義。(讀書記重鄭學朱學，重司馬溫公，重陶淵明，重孟子。孝經卷內。皆引其語，此亦讀書記著書之微旨也。附記於此。)

欲知讀書記之重微言大義，本報第二卷第二期陳蘭甫先生遺稿內，已有多條及之。可參觀。今附錄東塾集關於此義者數條以求貫通，省檢閱。

復劉叔俛書云：拙著東塾類稿，近年不復刷印者，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爲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爲學思錄一書，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此書自經學外，及於九流諸子，兩漢以後學術。至宋以後，有宋元明學案之書，則皆畧之。（壽昌謹案畧之云者，非不及之也，今讀書記卷首目錄有宋遼金元明各卷，雖云未成，則固非不及之矣。遺稿中關於此數朝學術亦甚多）惟詳於朱子之學，大旨在不分漢宋門戶。其人之晦者，則表章之，如宋之王萬，明之唐伯元。文之晦者，則采錄之，如宋文鑑所選林希書鄭康成傳，廣東通志所錄林承芳重刻十三經注疏序，是也。（東塾集卷四）

與黃理厓書云：讀書三十年，頗有所得，見時事之日非，感憤無聊，既不能出，則將竭其愚才，以著一書，或可有益於世。惟政治得失，未嘗身歷其事，不欲爲空論。至於學術衰壞，關係人心風俗，則粗知之矣。筆之於書，名曰學思錄。來詩所云，澧誠不敢當，然天之生才，使之出而仕，用也，使之隱而著述，亦用也。但有棲託之地，陋室可居，脫粟可食，著成此書，生平志業，亦粗畢矣。（東塾集卷四）

與胡伯蓀書云：僕近年爲學思錄，惟鈔撮羣書，不成著述之體，欲待二三年後，乃編定之。今內度諸身，外度諸世，不可復緩。然且及今爲之，猶恐汗青無日，爲一生之遺恨，故今以編定旨告足下：僕之爲此書也，以擬日知錄，足下所素知也。○日知錄上帙經學，中帙治法，下帙博聞，僕之書但論學術而已。僕之才萬不及亭林，且明人學術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聞

，近儒則博聞者，固已多矣。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爲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也。天下人才敗壞，大半由於舉業，今於此書之末，凡時文，試律詩，小楷字，皆痛陳其弊。其中發明經訓者，如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惡鄉原」，言之尤詳，則吾意之所在也。

(東塾集卷四)

與黎震伯書云：百餘年來，說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其言曰：「不解文字，何由得其義理」，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僕之此書（壽昌謹案此書係指漢儒通義，觀原文上文自明）冀有以藥此病耳！既成此書乃著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不分漢宋門戶，於鄭君朱子之學，皆力爲發明，大約十年乃可成耳。

○(東塾集卷四)

今予所論著者，乃經學也，漢學也，鄭學也，周公居東非東征，孔子作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匯，孟子教齊梁之君王天下，時周已非天子，鄭君實懷明德，此等乃其犖犖大者，非如近人零碎纖屑無關要緊之經學耳！

壽昌謹案周公居東說，見讀書記詩卷，孔子作孝經說，見讀書記孝經卷，惟孟子教齊梁之君王天下說，見讀書記孟子卷，引魏叔子及程子之說而說明之，以駁李泰伯之說，而未引鄭君之說，尙待考。又讀書記所論著者，不止經學漢學鄭

學，參觀他條及今讀書記所已印行之各卷自明，此條所言，特偶舉一端以爲例耳。

史遷報任少卿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學思錄亦欲如此，史遷又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傳之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可也。大約著書並世知者必甚少甚少，後世知者乃多耳。然不相見矣！

顧亭林云：「於此時而將行吾道，其誰從之，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同好」。(與友人論門人書)學思錄竊取此意。

壽昌謹案遺稿有一條引史通自序云：「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拔人倫」，云云，因言學思錄以甲部爲主，亦欲如此，此卽東塾集所載與劉叔俛書之意。因本報已載此條，大意相同，(卷二第二期一六五頁)今不復編入。

## (二) 求有用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近思錄)近人著書多贅言。

壽昌謹案學問求有用之說，近世至多爭辯，一曰：「爲學問而學問，不計其有用與無用也」。雖然，吾有一說以難之，試問學問之價值何在乎？若果無用，試問此學問之存在，果有何意義乎？故吾敢謂此說直不能成立也。一曰：「有用無用之界



說，至難定也。甲以爲無用者，至乙而有用，丙以爲有用者，至丁而無用，實科有用乎？文科有用乎？實科文科之何部分有用乎？何部分無用乎？自其有用言之，則竹頭木屑，皆有用也。自其無用言之，則布帛菽粟，亦無用也。（如禦寒之衣服，至夏而無用。人飽時，則雖膏粱珍羞，亦不能入口。）故世間之種種學問，無大無小，無精無粗，皆有用也。此說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雖然，吾有一疑問，即用孟子之說以顯明之：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盡心上）故謂凡學皆有用，其說本未可非也。而各學中對於人類生活之需要，必有直接或間接及先後緩急之分。雖人類分功之原則，在各盡所能，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小人務其小者近者，原不能畫一整齊，以方板式定之。而要必以切近人類生活者，爲取舍之標準，則固成爲天經地義而不可易者也。壽昌通考讀書記之所謂用，蓋取此義者。（又案遺稿有著書當有宗旨，當有用，云云一條。已見本報，（第二卷第二期一八三頁）今不編入。

韓非子曰：「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

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外儲說左上）嫁女賣珠者，誠失之矣，彼愛妾買櫝者，何其愚乎，能讀書人千載難逢，豈不信哉！今之讀經史者，皆愛秦妾買楚櫝者也。今時說經之書，多秦媵鄭櫝也。

壽昌謹案微言大義之所以可貴者，以有用也。爲學者遺其微言大義，而徒得其微言大義之所附屬者，則愛秦妾買楚櫝者也。

### (三)以義理爲歸宿

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而有益有用，（繁釀之文無益無用者置之）由宋儒義理，歸於讀書，而有本有原，（師心之說無本原者棄之）此學思錄大指也。

壽昌謹案微言大義在義理，故爲學以義理爲歸宿。

專習一經以治身心，吾之學如此而已！此學思錄宗旨歸宿處。

謂經學無關於世道，則經學甚輕，謂有關於世道，則世道衰亂如此，講經學者，不得辭其責矣。蓋百年以來，講經學者訓釋甚精，考據甚博，而絕不發明義理，以警覺世人，其所訓釋考據，又皆世人所不能

解；故經學之書，汗牛充棟，而世人絕不聞經書義理。此世道所以衰亂也。

說經者欲經文之明白無疑也，欲經文之明白無疑者，將以諷誦而得其義也，若既解之明白無疑，而不復諷誦以求其義，則何必解之乎！且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也，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既解亦仍歸於不讀而已矣，解經而不讀經者，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人之讀之而無疑可也。然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而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

讀書心得處，躬行處，真有欲說而無可說者。故夫子曰：「予欲無言」若必欲說明，則惟有經書一二句而已。所引者人人皆讀之句，引者自覺有味，而觀者不覺也。如余常引中庸明強二語，不知觀者以爲如何？

歸震川集送何氏二子序云：「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卷九第九葉）今世之人不講道而講經，而又紛紛然矣，大約必講經而躬行之，乃可無紛紛之弊，

齊昌講案義理之可貴在躬行，故先生諄諄言之。

講道學者以經書爲講學話頭，作時文者，視經書爲時文題目，講經學者，視經書爲經解題目，而五經

之道亡矣！

嗟乎，不知世間有幾人真好讀經書者，若名爲讀經書，而能尋其味者，吾友楊浦鄉也！講經學者，則不足與於此也。彼徒以講經學爲名士，則其所作經解，不過名士之招牌而已。即使解說可取，而其心並不在聖賢之經書，此不得謂之讀經書之人也。（試問其心曾有一念欲依經書所言，以做人否？）因讀震川論科舉之學，感而書此。

科舉之士，以一句經書爲題，作一篇時文，經學之士，以一句經書爲題，作一篇經解，二者無以異也。皆俗學也，其心皆不在聖賢之經書也，學思錄皆不能不發明此等議論。然恐世人因此更不讀經書，必須申明之曰：「經不可不解說，但不可只解說其文，而不尋繹其理。」

壽昌謹案此條下又系以一句云「引程子扶醉漢語」，蓋取其扶得東邊倒了西邊之語，以明恐因斥但借經書爲經解題目之不可，而人遂不讀經，欲救一弊，反生一弊，故引程子之言以防之也。立言之難如此，先生之心苦矣！

近人講訓詁者，輒云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詁者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漢儒訓詁精矣，唐人訓詁雖不甚精，然亦豈

盡不識訓詁者，何不先於漢唐注疏訓詁不誤者，而求其理義乎？

今人只講訓詁考據而不求其義理，遂至於終年讀評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此真與不讀書者等耳！此風氣急宜挽回也。

試問今之說經者，非欲明其文義乎？明其文義之後，將再讀之乎？抑置之不讀乎？若置之不讀，則明其文義何爲也？若明其文義將再讀之，則注疏文義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讀之乎？何以文義已明者不讀，而獨覓其文義未明者而讀之乎？願經師有以教我！

解釋辨論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嘆！雖聖賢復起，殆亦無如之何，宋明講理學如此，今人講經學亦如此，即晉之清談唐之禪宗，亦如此。

壽昌謹案此條末，復有引莊子徐無鬼篇「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云云，查已編入讀書記孟子卷，第十七葉，以爲「此得己而不已者也」。

訓詁考據有窮，義理無窮「終風且暴」訓爲「既風且暴」如是止矣！「學而時習之」「何必曰利」義理愈紬繹愈深愈博，真無窮矣！

學海堂課經解，引之於經學耳，若但以此爲事，則雜然解釋羣經，固不成經學，而尤不能入於義理

矣。

壽昌謹案當時所重在經學，而先生極言當時經學之弊如此，其弊即在「徒尚解說，而不能入於義理，以有躬行心得也」

(四)學問須反約窮源

王西莊云：「論古須援據，無一語落空方爲實學，又須以己意融會貫穿，得其大要，方爲通儒，徒執印板死冊子，逐槪看去，則何益矣」，(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七)余爲學思錄正是如此。

橫渠先生曰：「竊嘗病孔孟沒後，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爲苟作」(近思錄)鄭康成云：「孔子恐道離散，後世不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此鄭君之知反約窮源也，不可一概抹殺。

壽昌謹案義理之所以得，因能反約窮源也。「義理」卽「公例」也，「反約窮源」，卽「歸納法」也。彙集多種之事物言論，參伍錯綜，而歸納之，以得其必然之趨勢，與當然之法則，所謂公例也。是之謂義理矣。不能反約窮源者，徒有多量零碎雜紛之觀念，而不能會而通之，以構成一種有系統之知識，則不能明於於義理矣。

朱錫鬯云：「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士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五經翼義序)今又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又貴有

以約之矣。

朱錫鬯云，「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五經翼義序）鄭君傳云；「由是學者各有所歸」，其散而無紀也，惟王肅忽出而爲敵耳，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卽鄭君所謂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匯之也。

壽昌謹案此上兩條雖同因朱說而發議，而意旨微有出入，故并編入。朱子語類有此例。再上溯之，則論語之「重出」各條，亦可謂此例之先導也。

僕讀書三十年，今乃知讀書之法，甲部則注疏朱子四書，及說文廣韻，乙部則正史通鑑，丙部則周末諸子宋五子陸象山，本朝顧亭林陸清獻，丁部則文選杜詩韓文，此外雖流覽，不敢雜也，四部書以甲部爲主，疏解繁多，約之以鄭君朱子，經文浩博，約之以孝經論語，約而又約，則學而一篇而已。此後如得讀書二十年，壽至七十，所學或粗可成也。

亭林先生曰，「日知錄上卷經義中卷治道下卷博聞」。當時風氣固陋，故以博聞擴充之。愚今爲讀書記，不必如此，近時博聞者多耳。

文心雕龍曰，「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自序）此近人經學之病。

## (五) 讀書須貫徹首尾

朱子云：「近日學者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事徹頭徹尾。東邊掉得幾句，西邊掉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答胡季隨書）朱子論當時道學之弊如此，然今之說經者，尤多此病。

凌次仲與焦里堂書云：「足下不融會禮經之全而觀之，僅節取其一二語，宜乎多窒礙也」，（論路寢書，）此最中近人學問之大病。但能全觀禮經者已少矣！况欲其融會乎！皆節取一二語爲題目作經解耳。

壽昌謹案學問所以能反約窮源者，以其先有若干正確之觀念也。不貫徹首尾者，鹵莽滅裂，東拉西扯，欲求一正確之觀念，且不可得，况欲其積多數正確之觀念，以得一公例乎！故先生屢屢爲學者警告之。

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云：「矻矻乎讀之，讀已又默存而心歷之」，此學而思者。今之讀書者，能如是乎？國初人讀書之功，不可及也！讀儀禮者，能如是乎？

讀注疏既明其說，復讀經文者，經學也。不復讀經文者，非經學也。讀注疏自首至尾讀之者，經學也。隨意檢閱者，非經學也。讀之而即寫一簡題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經學也。



學者之病，在嬾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人亂。

讀經而詳味之，此學要大振興。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壽昌謹案此事已入讀書記禮記卷）周磐廢蓼莪，（壽昌謹案後漢書卷三十九，周磐傳言磐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母歿哀至幾於毀滅。不言廢蓼莪。此處是否記錯，或別有所據，謹依原文，附記於此。）朱子說行葦（壽昌謹案朱子說行葦，已見讀書記詩經卷）鄭君似有勸人尋味語（壽昌謹案讀書記詩經卷，有述鄭君詩譜序爲三百篇大義，及鄭箋感傷時事之語，所云鄭君勸人尋味，未知是指此等處否？當再考之。）朱子有「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之註，（壽昌謹案朱註此語，見大學章句，然四書朱註中，此等語極多，讀書記於論語卷末二條，即致意此義者）能尋味經文，則學行漸合爲一矣。經學理學不相遠矣。人能通一經而詳味之，此真漢學也。學思錄當大提倡此學。

余不講理學，但欲讀經而求其義理。不講文章，但欲讀經而咀其英華，不講經濟，但欲讀經而知其所法戒耳。

讀書者若平心靜氣自首至尾讀之，於其誤者，考而辨之，則雖言經誤可也。况注疏乎！若隨手抽閱，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則言注疏之誤亦借也。

必讀經乃謂之經學，以疏解注，以注解經，既解而讀之思之，此經學也。不以疏解注，是讀疏非讀注也，不以注解經，是讀注非讀經也。嗟乎！天下豈易有經學哉！（此亦學思錄大指。）

若真讀注疏，自首至尾，於其疎誤而駁正之。雖寥寥數語，亦足珍。一家數條，積之則多，以俟有賈孔其人者出而集合之，有功於經者大矣！若不自首至尾讀之，隨意翻閱，隨意駁難，雖其說勝於先儒，而失讀書之法。此風氣之壞，必須救之。

高郵王氏述聞之書善矣！學之者則有辨；如十三經注疏，卷卷讀之，句句讀之，不紊不漏；其無疑者，熟而復之，有疑然後考之。考之而有誤，然後駁之，然後自爲說以易之，既自爲說矣，而又思彼說果誤，我果不誤歟？然後著於書。如是則善矣！若隨手翻閱，搜求古人之誤而駁之，而自爲說，雖條條的確，弗善也。若乃古說不誤而自爲說反誤，則更不足言矣。

#### (六)重義理不廢考據

微言大義，必從讀書考古而得。學思錄說微言大義，學思錄後來不讀書不考據之弊，不可不慎。必須句句說微言大義，句句說讀書考據，勿使稍墮一偏也。「微言大義從讀書考古而得」，此二語庶乎無弊矣！

本朝諸儒考據訓詁之學，斷不可輕議。若輕議之，恐後來從而廢棄之，則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國初以來之淵博，斷不可順其風氣而一空之也。但當取義理以補之耳。學錄思必須有一段說明此意。

壽昌謹案不讀書不考據而空言義理，則有師心自用之弊，而  
其所得之義理，或偏於主觀之空幻想像，而遠乎事實。義理者  
經反約窮源而得，約之事也。讀書考據者，博之事也。約而不  
先以博，則無可以爲約之具，而所謂約者，不足恃。讀書記於  
此義深致丁寧，例如卷二論語之說一貫，卷三孟子之說博學詳  
說以反說約，卷二十一朱子之說窮理之類，全書觸處皆是。

莊子云：「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齊物論)學問之事，尤不可隨其成心而師之也。

近人有詆漢學而以程朱爲言者，試問爲程朱之學，  
能不讀程朱之書而考證之乎？（嘗見士人有不知程朱  
朝代事蹟者。）務科舉而荒陋，因懶惰而空疏，而以程朱  
藉口，程朱豈荒陋空疏者！試問其曾讀程朱之  
書否？則無可置喙矣。然人多好懶惰而安於空疏，將  
來此等議論盛行，讀書種子絕矣！大可憂也！

世之不學者，或以務科第，或以乏書籍，而欲入  
於作者之林，則詆考據而言程朱。

如段茂堂程易疇阮文達，則可以詆漢學矣！

壽昌謹案此非教人詆漢學也，謂如段程阮諸公之深於漢學，然後有以知漢學之病處，而能言其失耳。

漢儒之書，有微言大義，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頗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謂微言絕大義乖矣。宋儒所說，皆近於微言大義，而又或無所考據，但自謂不傳之學。夫得不傳，即無考據耳，無師承耳。國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葉以來，拾漢儒之遺，於微言大義，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學思錄，求微言大義於漢儒宋儒，必有考據，庶幾可示後世耳。（漢儒得傳，宋儒得不傳，皆未可盡信。）

壽昌謹案漢儒之書，有微言大義，先生已為漢儒通義以明之矣。（本報第二卷第二期第一七九頁，有一條說此，可參看，）唐疏之有大義，則先生於讀書記各卷中表出之。如：儀禮卷引孔疏釋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卽位於序端，卒斂，君撫之，」之文云：「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按尸與之別也。」因贊之云：「此疏說「禮意」亦沈摯，古之君臣情重如此，所謂視臣如手足也。」禮記卷云：「孔疏詳於考典制，其說性理亦甚精」因引中庸疏說「性情之義」一大段，（文長不錄）而贊之云：「觀此可見唐以前論性理者已多。○孔冲遠作疏，已徧覽之，而為折衷之說，冲遠非但深於禮學，其於理學亦不淺也。」此等處皆先生表章唐疏之有大義者也。

阮文達公詩書古訓，後之講經學者當以為圭臬，此真古之經學，非如宋以後之空談，亦非如今日所謂漢學之無用也。我輩宜崇尙之。

## (七)會通漢宋

合數百年來學術之弊而細思之，若講宋學而不講漢學，則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講漢學而不講宋學，則有如乾嘉以來之庸淺矣。況漢宋各有獨到之處，欲偏廢之，而勢有不能者。故余說鄭學，則發明漢學之善。說朱學則發明宋學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壽昌謹案觀此條可知讀書記鄭學(卷十五)朱子(卷二十一)兩卷，之用意。

王白田之朱學；程瑤田之漢學，二田之聞乎！

壽昌謹案先師梁節菴先生嘗云：「先師（壽昌謹案謂東塾先生）自言所學在二田之間，謂王白田程瑤田也」足以證此言。

漢唐宋學，自來無兼之。余之學思錄自成一家，不可不勉成之也。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其可傳者在此。

國朝儒者，於漢學宋學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無不貫綜者，江慎脩一人也。余所仰慕在此。今年已五十，不能及江慎脩，亦不能及戴東原，但似程易疇（瑤田）耳。

詆宋學者，能爲許鄭之學，詆漢學者，不能爲程朱之學也。

壽昌謹案此卽謂程朱之學不能離漢學也。（卽不能離考據。）

尋得漢儒真好處，則漢儒之學卽聖賢之學矣。尋

得宋儒真好處，則宋儒之道，即聖賢之道矣。明儒之學宋儒，多學得宋儒不好處。本朝儒者學漢儒，又多學得漢儒不好處也。漢儒好處如何？曰「純」宋儒好處如何？曰「切」。

鄭學維持魏晉至唐數百年，學思錄當作一段文字。

壽昌謹案今東塾讀書記卷十五鄭學卷末有一條論自魏晉至隆數百年，斯文未喪者，賴有鄭君，即此旨。(讀書記卷首載自述，有云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人之道不絕，惟鄭氏禮學是賴；亦此旨。

曾子立事篇：「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阮文達公注云：「去私欲從義，公也，故學無私黨，不是其所能，攻所不能」阮公此說是也，然則能爲漢學而不能爲宋學者，亦不可是漢學而攻宋學矣。

毛鄭趙何王孔賈七家注疏，須發明其精善處，

壽昌謹案讀書記已於毛詩(卷六)發明毛傳之善，於三禮(卷七至卷九)及毛詩發明鄭氏禮注及詩箋之善，又於鄭學(卷十五)亦發明鄭氏經注之善，於論語(卷二)發明何注之善，於子子，(卷三)發明趙注之善，於易(卷四)發明王注之善，於禮記發明孔疏之善，於周禮儀禮發明賈疏之善。學者可觀也。(遺稿中關於此義者尙多。)

讀注疏使學者心性靜細，大有益。學思錄必須說

此，不止知經學之本原也。

壽昌謹案如讀書記儀禮卷說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且須綿注習儀，如此等處，非心性靜細者，不能了解；且閱之必不能終卷。故能使學者練習，得心性靜細益處也。

(八)變化氣質方能變化風俗

「變化氣質」甚難，吾讀書三十年，纔變得少許，未能變者多矣。每思之甚愧也。然此事實最要，自己氣質尚不能變化，而欲變化天下風俗乎？

壽昌謹案觀先生自責如此，則知其所謂躬行心得者矣。（參看上三以義理為歸宿）

風氣之壞，至今日而極，無事不壞，蓋數百年所未有。而吾乃身嘗其間，雖發奮著書，豈為過乎？

壽昌謹案觀先生此類之言，（篇中似此類者甚多，如上述一求微言大義各條，尤其深切著明者也。）可知先生著書之苦心矣。使先生在今日，其慨嘆更復如何？

(九)為學須不囿於風氣

黎二樵詩集自序云：「彼「風氣」者，方置吾於其樞，吾不能撓其柄也。」凡學問文章，風氣移人，能自立者甚少，二樵頗能自為者，故其言如此。彼但趨風氣者，不能為此言也。

四庫全書野趣有聲講簡明目錄曰：「元楊公遠撰，其詩不出江湖之派，蓋風氣所趨，非絕世之姿，毅

然有志於古者，弗能自拔也。」今人零碎經學小學，尤爲風氣所趨，其有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而自拔之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我未見貴遠而賤近者也，大都貴近而賤遠耳。於近時之風氣，則趨而效之。於古人之學術，則輕而蔑之。自宋以來皆如此。宋儒貴周程而輕漢儒近儒貴惠戴而詆宋儒，吾安得貴遠賤近者，而與之論學問哉！

壽昌謹案風氣者，近日所謂「潮流」也，觀先生之言，則近日所謂「順潮流」者，先生主張與否可知矣！

道學不可空講，經學不可泛講。且講人品，必須講明「狂」「狷」「鄉原」「流俗」四等，置身於狂狷中，不可一步墮入鄉原流俗。區區讀書數十年，只讀得此數句。

壽昌謹案此條下標明云：「此條鈔入學思錄孟子卷內」。今檢讀書記孟子卷無此條，而論述狂，狷，鄉原，之處，幾近千言。且云：「孟子卒章，歷序羣聖，其上一章取論語「狂簡」「狂狷」「鄉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此則先生鄭重指導後學之處也。

又案依上述之義，則毅然自拔者，狂狷也。貴近賤遠，惟趨效一時之風氣者，則鄉原也，流俗也。故潮流之善者，順之，發揚之，可也。潮流之惡者，則須逆之，抵抗之，矯變之，然後合於爲學人之原理也。此義在今日尤爲喫緊矣！

黃氏「震」日鈔云：「一議論出，一士習變」（卷四



十第十六葉)此論子思言「誠」孟子言「性」濂溪言「太極」，橫渠言「太虛」。余謂象山陽明亦然。本朝亭林潛邱亦然。惠戴亦然。東發「震」此二語，誠名言也。

壽昌謹案爲學既須不囿於風氣。而居高明之地。有轉移風氣之權者。其立言行事，又不可不慎也。

#### (十)四科之義

吾著學思錄之宗旨，惟在於分「四科」。每科又分之，不使爲專門之學者，謂人人皆當如我。

壽昌謹案四科之義，讀書記於論語卷已暢言之。其涵義宏博，大要則人各爲一科，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則人各盡其材，而人材出矣。人人各盡其材，而又尊重他人之材，不相輕而相益。蓋卽近世所謂「分功」之義。知此則爲專門之學者，斷無有謂人人皆當如我者矣。觀此條則知論語卷之說四科，非但解釋一章一節之義，蓋全書之旨，皆以此會通之。

胡大燾云：「大抵人情於己之所難者，則欲辭其責，而見人之能之者，必排而非之，以使有所藉口而不爲」，(鴻桷堂文鈔白沙子論)此最切中古今人之通病。亦因不知四科之義也。

魏叔子歷法通考(梅定九所著)序云：「士於經世之務，惟律歷學，非專家，雖高才博學不能通其微。余資性愚下，又不能學律歷數算諸家，暗昧無所知，自非終身從事，不能至也。則不如勿學已矣。然有通其學者，見之未嘗不服而自愧。」今有爲古文而知服

歷算者乎？此之謂「博學知服」。

壽昌謹案既知四科之義，則知己之所長，未必能兼人人之所長，而尊重他人之所長矣。博學知服之義，讀書記於禮記卷鄭學卷已發明之。全書於此義，亦皆常致丁甯也。

全謝山云：「取閻潛邱何義門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嗟賞，以爲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况莫爲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困學紀聞箋序）欲以此告博學知服者。

王西莊云：「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僞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爲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爲功，其情最爲可惡。」（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謂博學以知服。

#### （十一）學問繁碎之弊

漢書藝文志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缺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此一段竟似爲近學言之，句句字字，說著近儒之病。

壽昌謹案惟不囿於風氣，故能知近儒之病。否則同乎流俗，

貴近而賤遠，於古人之言，不知其有理矣。

韓非子曰：「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論有深閎大非用也。（此句脫一字。）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外儲說左上）今之講經學小學者，往往纖察微難而非務，

余非不能考據繁瑣者也，水道聲律切韻三書，可謂繁瑣矣！特不欲效近人說經解字繁瑣之習氣耳。

壽昌謹案水道聲律切韻三書，今刻入東塾叢書中，可以見先生考據之學矣。能繁瑣而不肯趨效繁瑣之習氣，此先生即身以示人，使勿囿於風氣者也。先生屢屢言近人之失，非好爲詆訶，誠恐人囿於風氣，不得不大聲疾呼耳。先生固屢言博學知服矣，其非好爲詆訶明矣。

蔡氏「邕」月令問答云，「查上文雖有此說，而米鹽煩碎，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亦有說而已。」著書不可米鹽煩碎（著書不可貪多，其米鹽煩碎者，別存之以應問可也，）

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朱子亦嘗言之。近人則先其難者故大誤也。

學記「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此講書一定之法。說經說道理，必當如此。（約而達即是簡而明。）

壽昌謹案讀書記朱子卷(卷二十一)載朱子贊中庸注「解經簡而明」(第四葉)又於鄭學卷(卷十五)引詩譜序，「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萬篇明」云云，又引鄭志「文義自解，故不言之」，云云，而反復說明之，蓋全書文體皆本此宗旨矣。

### (十二)士大夫之學與博士之學

有士大夫之學，有博士之學。近人幾無士大夫之學。士大夫之學，更要於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矣。此所以近數十年學問頹廢也。

昌黎答侯繼書云：「僕少好學問，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求得而不觀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此即所謂「略觀大意」士大夫之學也。淺人於已所不諳之學，則輕詆之矣。如昌黎者，乃真知學問之不可偏廢也。

漢書藝文志云：「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此即所謂略觀大意。

不求甚解，不獨士大夫之學爲然，即老博士之學亦然。老博士專明一藝，其餘諸書，豈能皆求甚解哉？

壽昌謹案自世界日進於科學的，分功的。幾疑世界此後，惟有老博士之學，別無所謂士大夫之學。不知人類天才，原有兩種，故學問亦不能無兩種。其一則專門研究於某一種學問，具有特長者也。其一則於各種學問，但觀其大意，而能得其運用

此種專門學問人才之術，此韓信稱漢高祖所謂：「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者也。歷史上固多此例，即今後世界萬變，而人類生理，不能特異，則其天才之分此兩種，將為不可逃之公例也。故先生之言，非已往之陳言，而實將來言學問者之標準也。又先生謂老博士之學，專明一藝，於其餘諸書，不能皆求甚解，則又「天才」「精力」「年壽」之有所限制，無可如何。明乎此而分功之理愈顯，而四科之精義，愈可識矣。

蔡氏月令問答云，「旁貫五經，參以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歷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與危殆競，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刪省」，著書不能刪省，歲月限之也。

壽昌謹案此為年壽限制之一例。雖以著書之刪省言，而其餘學問之受限制，皆可以此推之矣。故凡自認為學問萬能者，皆妄人也。

### (十三)學問不可自認為滿足

凡古人之書，皆古人寫得自己學問幾分耳。後人讀之，又只得其幾分。古人有十分學問，後人不過得其一二分而已。

壽昌謹案由前條之義，則著者讀者，皆不徒自認為已得十分。而以之自滿足矣。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近思錄)凡著書皆如此，若自以為十分，

則謬矣。

四十歲以前，不知讀書。十年來稍知之，而精力已衰。加以離亂死亡迭至，學侶甚希，又多貧乏。此時只開得基址頗大而不能起屋，墾得田土頗寬而不能種禾。未知命之短長，世之治亂，後來如何，尙能讀書否？中夜尋思！不覺惘然也！

壽昌謹案此先生不自滿足，而於學問抱無窮之希冀者也。其曰四十歲以前不知讀書者，非不讀書也，先生自認爲讀書之法尙未善也。此如先生朱子語類日鈔序所謂：「禮早年涉獵世學，不知讀朱子書，中年以後始讀之」也。○東塾集卷四有與陳懿叔書說爲學經過，卽此意，又本報前期載先生學思錄序亦說此事，（一七八頁）此等處可參看。

#### （十四）學問宜有宗主有不同

江氏〔永〕云「顧氏（壽昌謹案指顧亭林）嘗言五十年後，當有知我者，元注見李榕村集）蓋同時若毛氏奇齡輩，自負該博，未肯許可，余學謏陋，匪云能知顧氏，然已傾倒其書而不肯苟同，是乃所以爲知。」（古韻標準例言）是「鄭氏家法。」

壽昌謹案讀書記以「有宗主有不同」爲鄭氏家法。於毛詩卷言之，於鄭學卷又言之。○讀書記全書，皆守此家法者也。○此條以之贊江永氏，猶此意也。

明臆明禹貢錐指略例曰：「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

之鯖，非一鱗可辨」，其浩博如此。略例又云，「一取一舍，必有據依，不敢苟同，亦不敢好異，唯期有裨於聖籍，無愧於先儒云爾」，胡氏書實能當此數語而無愧。本朝經師如胡朥明者，可謂醇儒，說經當如此矣。

壽昌謹案此蓋亦因其有宗主有不同而贊之。

學問貴有師承而不可有門戶。

文心雕龍曰：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自序)此真「實事求是」之學。不屑古今四字尤精。

壽昌謹案先生贊此，蓋以「實事求是」「不屑古今」，乃有宗主有不同之真精神也。至上條所謂「有師承」，即「有宗主」也。所謂「不可有門戶」，即「有不同也」。

宋儒經說，正當擇而取之，以爲漢注唐疏之箋，豈可分門戶而一概棄之乎。

壽昌謹案此條對漢學家言之，故專以擇取宋儒經說爲言。清代漢學家，多排斥宋儒經說也。如阮文達編刻皇清經解，凡關於宋學派經說，隻字不收，是其例也。

(十五)漢宋學經說之失及著書謹嚴之體

余嘗言：「近人多言樸學，然近人之經學，華而。」

非樸」，吾友鄒特夫首肯之。

近來朋友說經者，只乾隆嘉慶數十年間學派，若與論康熙雍正以前學問便不曉得。何況漢唐宋耶？云漢學者妄語耳！

壽昌謹案先生崇漢學矣，而又屢屢言漢學家之失，以其流弊有如此兩條所記也。然此猶就不得成爲漢學者言之。若清代有名之漢學經師，讀書記猶必訂其誤。如先生記學思錄大旨「有救惠氏之學之弊」「救高郵王氏之學之弊」兩條，（本報第二卷第二期一六八頁）遺稿中此類不少。

朱子云：「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語類卷九十五第四十三頁，）胡安國豈能解經！

壽昌謹案先生崇宋學矣，朱子則先生所尤崇者也。然以朱子所深贊之胡氏春秋傳，而先生獨斥之。（今讀書記春秋卷，亦有駁胡傳語。）且不但胡傳，如讀書記論語卷之駁程子。春秋卷之駁孫明復歐陽公之類，亦不可勝數也。此皆所謂會通漢宋，絕無門戶之見，有宗主有不同者也。

朱錫鬯春秋權衡序云：「胡安國之傳，其文則孔子之文，其事則類指南宋君臣得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若鄭君箋詩則無此病。

壽昌謹案讀書記詩卷指鄭箋感傷時事之語，舉桑扈小宛兩無正數條云：「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此所謂鄭君箋詩無此病者也。



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序：言「遙想其光氣」，若無此語，讀此書者，安能知作者之用心如是乎？又如經義述聞條條駁難古注疏，安知其讀注疏時，非俯首折服，而偶遇此不得於心者而後駁之乎？讀前人書，隨其書之所說而溯焉，則成流弊，而不知昔人著書之旨原不如是也。讀儀禮而望其光氣，只於序中言之，其書中無此說也。此真善著書者也。若處處自言之，則如歐陽永叔爲五代史，處處自作注解，真淺人也。然竟不於序中言之，則後之讀者，不知望其光氣，但知句讀而已。是又無以啟導後人矣。嗟乎！著書真不易也！（鄭君箋詩而於詩譜序，言「昭昭在斯」此真千古之法也。）

壽昌謹案此條，其於經文之深感，及著書謹嚴之體，與鄭箋相類。故附之於此。若因遙想其光氣一語，而識作者之深心。此又與上第五章所云讀書須貫徹首尾者相發明也。

#### (十六) 讀書注重玩味力行

伊川先生曰：「須是將聖賢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近思錄）此至言也，當引朱子語類數條以證明之。

壽昌謹案讀書記朱子卷，所引朱子語，以證明「讀書窮理」之法「反躬踐實」之法，最爲詳明，無異於證明程子此言矣！

又案此與第一至第五章及第八章各條皆互相發，本報前期所登各條，亦多此類。前期所載先生自述日用行事處，又可見其

力行之實，當參看。

凡風氣必有所因而轉之，若今忽然舉程朱道學以教人，則必無應之者。且講道學而不讀經，則亦非程朱之學也。「專經」而「明理敦行」，此真漢以來學術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

壽昌謹案學問以經爲基本，固先生一貫之主張也。至因當時風氣趨尙經學，而引之以明理敦行，則又先生因勢利導救世之苦心也。因之一字，義理最精，古今能成大學問大事業者，罔不由此。

立言不在多，陸清獻讀宋史云：「朱子門人李燾，字敬子，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朱子門人黃幹李燾並稱，而傳不言燾有著述，此二句便可當一篇大文字」(三魚堂文集)吾師陳厚甫先生「鍾麟」曰：「今天下之弊，曰利曰吏曰例而已」。三此語亦可當一篇大文字。

壽昌謹案漢中公有言「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漢書儒林傳)則亦可引申之曰：「爲學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先生注重力行，觀前兩條之說自明，此條采陸清獻之言，而以陳厚甫氏之說引申之，凡力行必須有一種基本觀念，方無冥行之失，清獻之言，「清」之基本觀念也。厚甫氏之言，則「當時大」之統括的基本觀念也。

(十七)經學注學疏學碎義學

王西莊云「予於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

若云有功於經，則吾豈敢。」（尙書後案序）余嘗謂有「經學」，有「注學」，有「疏學」，有「碎義之學」。注疏及碎義之學，不可皆謂之經學也。乃經學之類耳。如王西莊不敢自謂有功於經，可謂篤論。西莊可謂注學矣，其於有功於經，只一閒耳，能讀疏者爲疏學，餘皆碎義耳。

壽昌謹案此謂經學當以經文爲歸宿也。注爲經而設，疏又爲注而設，離經而言注疏，則特經之枝葉，而非其本根也。讀書記朱子卷載朱子論漢儒解經文體之善一條，（卷二十一第二頁下第三頁上）發明此義最深切。先生之分經學，注學，疏學，蓋卽此意。至碎義之名，（出漢書藝文志）則更因當時經學風氣之通病，而痛下鍼砭也，此與第五章讀書須貫徹首尾第十一章學問繁碎之弊各條，最多相發。宜參看。

王西莊云：「予於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若云有功於經，則吾豈敢。」（尙書後案序）西莊乃肯爲此語。近時說經之書，一家之學多，有功於經者少。

壽昌謹案明於前條之義，則此條所謂一家之學多有功於經者少二語，可無疑義。又此二條，王氏之語同，而先生所說不同，故不嫌複錄。

（十八）學問勿強通其所不可通

江慎脩云：「毛氏著古今通韻其病卽在通字。古韻自有疆界，當通其所通，毋強通其所不可通。」（古

### 韻標準例言) 豈獨古韻爲然哉！

壽昌謹案所謂不可通者，有兩種：一爲客觀的，即該問題性質，原自無法可通，無論何人，皆不能通之也。一爲主觀的，即其人之識力，在其時其地，有一種之限制，無法通之也。總之：無論如何，凡己所不能通者，即須暫闕疑，一可不枉費心力。二可免於誤人。讀書記於「闕疑」之義，屢屢言之，（如鄭君之「未聞」，朱子之「闕疑」讀書記屢屢提及之。）蓋爲此也。

凡經文古奧難明者，若無關大義，則但如先儒訓解，不必更深求也。此亦所謂「不求甚解」也。如「格物」是大學第一義則不可不解。

壽昌謹案此又見闕疑當分緩急輕重，不可輕易放過也。格物之解，讀書記於禮記卷詳說之。（大學一篇，原在禮記之內，先生於禮記卷解大學，依古書原來面目也。至講朱子學，則依朱子原來面目，故讀書記朱子卷，釋朱子「窮理以致其知」之義，仍有關於大學格物之說。）

段茂堂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此謂野人言父與母何別也，何算猶何別也，疏云，『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壽昌按此儀禮喪服傳賈疏文〕語甚明，程氏易田疑算爲尊字之譌，此疑所不當疑也」（經韻樓集）近人疑所不當疑者甚多。

劉端臨荀子補注：「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耶云：『則當爲財，與纜同』，台拱案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古書自可通，而

近人多好改其字，真不必也。如端臨之篤實，乃有此說耳。

壽昌謹案此上兩條，言疑所不當疑之弊，又闕疑者所當知也

○近日懷疑之風大熾，使先生見之，不知以爲如何？

(十九)書著宜使人易知○

曾子云：「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己能亦樂人之能，故以所知者著書，而又必詳明使人易知。彼爲艱深隱晦者非君子也！

壽昌謹案著書者將以曉人之不曉者也，所謂先覺覺後覺也。使人易明者，其著書爲人而設，艱深隱晦者，則將以爲自己之名高也。此著書心術之辨，爲先生自己著書之規律，而又大聲疾呼，以曉當世之人者也。先生復王俾甫書云：「荀子云：『以淺持博，是大儒者也』本朝儒學與博，而無以淺持博之書，初學之士，難得其門而入，故其道易衰。因欲取禮樂書數天文地理之類，以其淺者。相關門徑，啟導初學。」(東塾集卷四)此等書先生雖未著成，而其凡所著書，詞旨無不日光玉潔，力求明顯。其自記學思錄大旨有「拈出以淺持博」一條，(本報第二卷第二期第一六九頁)蓋即此意。

魏叔子史學提要序云，「余客廣陵，見友人有史學提要者，以四言韻語，編貫諸史，蓋宋吁江黃公所撰也，余嘗讀史至晉五胡十六國，苦其紛雜，掩卷卽忘，而此書條理井井」。學思錄必載此書，如不能自

爲一條，亦必附麗於他書他說而載之。

壽昌謹案先生所欲著以淺持博之禮樂書數等書，雖未成，而此條卽其精神之所寓也。蓋存其說以待後人，則己雖不能爲，猶望有人能爲之者也。先生固嘗言「著書立說，不必其出於己矣」，（本報第二卷第二期第一八一頁）

（二十）辯駁古人之法

朱子辯張無垢中庸解云：「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於篇，不暇徧爲之辯。」（雜學辯）此辯駁古人之法。

邱光庭曰：「五臣注文選，頗謂乖疏。將欲從首至末，攀其蕭根，（當作稂，）則必溢帙盈箱，徒費牋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兼明書）駁古人之書當知此。

壽昌謹案此辨駁之省篇幅者也。

南齊書高逸傳論曰，「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余必考之者，欲明孟子所以距楊墨也。

壽昌謹案先生所考，在讀書記卷十二諸子，此謂必先明其內容而後能駁之者也。例如讀書記論語卷言毛西河駁朱注「學之爲言效也」之妄，儀禮卷言敖君善「輕詆鄭注之不知量」因其內容而遂駁之。

爾雅索綯毛傳解爲索絞，王氏述聞解爲絞索，其實一也。而必斷斷辯之，豈不曰「原缺」哉！縱使王氏說

是，亦如左右帶劍而已，而必欲求勝古人乎！

一字之義不同，而害及一句，一句之義不同，而害及一章，則必辨之。若句意猶是，則字義可不必辨矣。余解格物，則字義與朱注同，而意不同矣。

壽昌謹案此謂辨駁宜有分別，其中固有不必要辨駁者。至先生格物解，已見上。(第十八章學問勿強通其所不可通)

吳縝新唐書糾謬後改爲辨證著書攻擊他人，而書名又曰糾謬，太迫切矣，改曰辨證較穩。

壽昌謹案先生對於辨駁之詞氣，最惡叫器凌厲，讀書記各卷屢及之，此條蓋亦此意。

爲學猶醫也，取古人之言以益於己者，猶以古方治己病也。訂古人之誤者，猶開方以醫人也。我欲以古方治我疾，不敢遽開方醫人也。取古書之善者而讀之，猶服補藥也，訂古書之誤者而改之，是醫古人也。古人不待我爲醫矣，醫之者欲勿使爲後人病。然恐我不足以醫古人耳。

古來多少名醫良方，我尙未知，而欲自行醫開方醫人，妄矣！自己虛弱不補，自己有病不治，而先開方醫人，又妄矣！且所開之方，是耶？非耶？較之古方何如耶？請自思之，自己不知，後更有人評論之也！

壽昌謹案此謂辨駁須審慎，勿使辯駁有誤，又勞後人之攻駁

吾黨切不可輕易立說，立說而誤，又煩後人駁正，此書籍所以日多也。書多亦何妨，但本無事而自擾之，誠可不必耳！

壽昌謹案此謂恐又煩後人之駁正，妨害人類精神時日，無事自擾也。蓋非謂因妨害自己名譽而不爲也。

又案先生有言：「於古人之說，排比鉤稽，發見古人所未知，然後從而補正之」者，蓋謂初非有意於辯駁，不得已而後爲之也，此尤爲讀書之根本精神，讀書記中屢言之。以已見本報前期（第一八一頁）附記於此。

#### （二十一）工藝實業之宜注意

觀考工記文章之精美，則知古之文人學士，識製器之事。今之士大夫全不識，又不知商賈事，所以不如外夷。讀考工記第一段，則知聖人精於製器，

壽昌謹案先生此條，有無限深情，讀書記周禮卷末，言：「考工記所記，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大也，今時乃頗悟之矣」！與此條同一用意。使先生在今日，其感慨又當何如！

#### （二十二）讀書著書之心

著書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

心要常虛明而不可熱，熱則昏矣。非特名利之心不可熱，著述之心亦不可熱。常湛然朗然超乎萬物之上。而後可以讀書可以著書。

壽昌謹案心者萬事之根本也，必如先生所言之心，然後可以讀書，可以著書，然後以上二十一章之所言，一一可求其實現



○此先生之所謂躬行心得也。參觀本報前期所載遺稿先生所自記之日用行爲，及其心事，可以推見先生之躬行，可以推見先生之心。

(二十三)欲著之書留待後人

余欲著三禮表，此書若三十歲時爲之，至今可成。○今五十始衰，斷不能成，望後來有志者成之耳！蓋讀三禮者，苦其浩如烟海。幸有江氏綱目，整頓禮文，若名物制度之等差，作表以明之，可與綱目並行也。○綱目儀禮爲主，此則周禮爲主。存此說於學思錄中。

壽昌謹案人類無萬能，無不死之身，無論何人，皆不能明盡天下之學，辦盡天下之事，故有分功之義。四科之說，人類空間上之分功也。此所不能著之書，存其說以待後人，時間上之分功也。所謂著書不必盡出於已也。先生之心苦矣！

又案讀書記尙書卷末，有說爲「尙書義疏體例」一條，而云：「吾老矣！不能爲也！書此以待後人！」今查讀書記三禮卷皆不著明欲著三禮表之說，殆於國朝卷或通論卷，而姑著其說歟？

江良庭尙書集注音疏，附經師系。余欲依其例，徧作諸經師承譜系，如某人傳某某。

欲著大清名臣言行錄一書，此書每人第一行書姓與諡，無諡者書其最大之官銜，其下小注名某，字某，某處人，家世科甲官職著述及子孫有名者，一一詳細書之，而不書事迹，然後提行條錄其言與行，每條小

注所采之書，如兩書並有者，以詳者爲主，略者爲小注。奏疏及所著之書及文集，皆言也，皆采錄之。政事皆行也，皆采錄之。後人評論，亦擇而錄之於後。

又欲著大清官儀一書，已告李恢垣。「光廷」

壽昌謹案此等書皆未見先生著成。(李君書亦未見著成。)皆所謂存其說以待後人者。

司馬溫公詩云：「瞑目思千古，飄然一烘塵！山川宛如舊，多少未來人！」(傳家集瞑目)余嘗云：後人可畏，亦此意也。又嘗思後世必更有整頓乾坤之人，必更有今日所未發明之學問，不知其何如也！

壽昌謹案先生待後賢之心殷矣！苦矣！每讀此悚然以興，又不禁赧然汗下也！海內外學者讀之，其當如何？！